

□小小说

山上有双眼睛

海 华

乡下老家的外甥打电话来,说是这些年搞种养,做生意,挣了点小钱,盖了新楼房,且定好日子在家里摆几桌,请亲友们聚一聚,乐呵乐呵,叫我回老家一趟。

这天一到家,外甥满面春风地领着我参观完他的新居,在三楼喝茶时,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了村里近日发生的一件怪事。

那是十多天前的一个中午,三叔公悄悄拿起钢钎和凿子,正准备出门,5岁的小孙女突然一声惊叫,爷爷,眼睛,爷爷,后山有双眼睛在看着你……

眼睛?三叔公猛一愣,随即往后山望去,啥也没有,再摸摸小孙女的额头,没有发热。心想,小孩子净说瞎话。于是,迟疑了片刻,把小孙女送回屋,还是悄悄地上后山挖山取石去了……

第二天中午,小孙女一见三叔公拿着那把钢钎和凿子准备出门,又朝着他直嚷嚷,爷爷,眼睛,好像老伯公的眼睛在看着你,血红血红的,好吓人呀。小孙女边说边紧紧地依偎在三叔公的身旁,一只手拽着三叔公的衣襟,一只手微微颤抖地指着后山的方向。

三叔公满脸惊诧,咋又在说眼睛?便看了一眼后山,见没有啥,再摸摸小孙女的额头,温度正常,犹豫了一阵,又

悄悄上了后山。

让三叔公感到蹊跷的是,此后一连几天中午,只要他一拿起钢钎和凿子,小孙女就朝他大声嚷嚷,爷爷,眼睛,老伯公的眼睛在看着你……

外甥皱了皱眉,嬉笑着说:“事后,三叔公跟我说起这些事时,还满脸错愕。”

“老伯公?”我悄声问。

外甥说:“三叔公的邻居,咱们村的老村长石大宽老伯。”

石老村长不是已经走了两年多了吗?

是。要是石老村长还在,唉……

外甥一声叹息,不禁使我想起数月前回老家时,从老乡口中得知的村里一些往事:

咱们村叫石头村,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后有一座大山,山脚杂草丛生;山坡上除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乱石和树木,就是每隔三几百米,就有一块篮球场般大小、寸草不生的空地;山顶上光秃秃的,全是黄土,是远近闻名的光头山。咱们村因此被外人戏称为光头村,每年雨季,大雨一下,山脚下,农田里,山下那条小河,尽是些夹带着粗沙和碎石的黄泥水,村民叫苦不迭……

那一年,四十开外的石大宽当了村

长,每当镇里开会,好些人都调侃他是“光头村长”。第二年起,石村长憋着一肚子气,横下一条心,带头捐出10万元,同时发动村民捐资,请来县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帮忙做好规划,采取“因地制宜,划定地段,包干到户,责任到人,确保成活”等措施,带领大伙年复一年地在光头山上植树造林,从山顶到山脚,村前村后,凡是宜种树的地方都种上了树,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打拼,硬是给光头山穿上了绿衣裳,村容村貌从此变了样:山绿了,小河水清了,农田不用再喝黄泥水了,再没人叫石头村是光头村了。

然而,就在镇党委政府向全镇推广石头村植树造林经验,石村长第三届任期还有个把月时,石村长不幸得绝症走了。临终前,石村长囔囔着交代副村长,守住了青山绿水,就是守住了金山银山。并叮嘱老伴,他走后,把他的骨灰撒在后山上。老伴与子女们一合计,在殡仪馆买了个金斗瓮,把他的骨灰装进金斗瓮里,安葬在后山上。

没承想,石老村长走了不到一个寒暑,有位村干部竟鼓动三叔公和五六位村民,打起了后山的歪主意,串通外地的啥老板,偷偷地在后山又是挖,又是凿,又是炸,发了疯似的窃取大小石头,做起了石材生意。同时毁坏了不少树

木,不到半年光景,后山已是满目疮痍,伤痕累累……

“舅舅。”外甥一声唤,把我的思绪拽了回来,哦,你说。

外甥嘿嘿两声,突然压低嗓音道,昨天,三叔公又私下跟他嘀咕,老侄呀,你不是外人,跟你说过的小孙女那事,把我弄得头都大了,思来想去,前几天还是跟那帮人说了。紧接着,我又说,也怪,这几天一到山上,老觉着有双眼睛在看着我……话音还未落地,那帮人都抢着说,是呀,是呀,这些天只要一凿石头,或者毁坏了树木,好像立马有双血红的眼睛在瞪着自己似的,心里直发毛,也觉着亏心。说真的,我早年干过石匠活,原本就不太乐意参与这事,这时,见那帮人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蔫了,便提出就此收手。那帮人听后使劲点头。

一直没吭声的那位村干部一脸尴尬,他忽然想起新任的古村长曾多次找他谈话,近日又下了最后通牒:别以为这里山高皇帝远,如不尽早收手,并做好复绿工作,就上告镇里。便轻叹一声说,那……就都散了吧。

舅舅,你在省城工作,见多识广,你说,这事怪不?外甥认真地看着我。

我笑了笑,似不经意地说,也怪,也不怪。

□诗 歌

在守望中日渐苍老的母亲

丁 宇

天籁之音

生活是一本开卷有益的书藉
有艰辛也有苦涩
有收获也有笑容
母亲是书中亘古的风景
每一次的欣赏
都有鸟语花香的青山绿水
日子是一段余音绕梁的旋律
有悲欢也有离合
有欢聚也有温馨
母亲是旋律中绝妙的音符
每一次的聆听
都有气势磅礴的高山流水
生命是一篇荡气回肠文章
有高潮也有低谷
有柳暗也有花明
母亲是文字中精彩的情节
每一次的捧读

□诗 歌

桥(外二首)

徐满元

翠绿汹涌的四月大地
是一条碧波翻滚的大河
一棵棵不断充实的树冠
是结实得冲不垮的桥墩
春风的桥面平铺其上
姹紫嫣红的花朵
提着各色裙裾列队而过

蔚蓝广阔的天空
也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断断续续的鸟鸣
是铺设在浅水区的过河石
供一朵朵白云踮着脚尖
小心翼翼踏石到彼岸
去看望家住天边的外婆

蜂 问

人间最美四月天
我独坐书房窗前读诗
一只蜜蜂隔着窗纱
“嗡嗡嗡……”叫个不停

她是错把我手上
打开的诗书当成了
我胳膊的树枝上
怒放着一朵鲜花
并嗅到汉字花粉的芳香

摊甚至一度被取缔。还好,一些有执照的小摊夜市终于被保留下来,给钢筋水泥的缝隙里留下了一点光亮和温暖。这些摊主们大多是打工者或下岗工人,路边摊本钱少、管理费不多,所以售卖的食物也便宜,图个薄利多销。来吃饭的,也多是无法支灶的单身打工族、民工或送快递和外卖的小哥等,他们都匆匆,要求快速、简便、饱腹即可。摊主们也都手脚麻利,提前备好材料,食客一来,不出几分钟便可将成品端上桌面或打包递出,相互间配合得恰好又默契。他们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也是过客,彼此之间惺惺相惜,互相依赖,也相互支撑,漂泊的身心因了这份理解与包容而滋生出融融暖意。

市井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常常流连在这些小摊前,心中会生出莫名的感动。这片凡俗岁月里的烟火,就像跳动着炽热火苗,虽然火焰不大,却足以给冰冷的楼群和匆忙的行人带去温暖和力量,照亮城市的夜空,抚慰夜归人前行的脚步。

我把手上的矿泉水瓶子递向她,告诉她,我采了全中国最有名的花,比她篮子里的玫瑰有名得多。女子就笑,她大概觉得我像个疯子。所以我只好告诉她,这是《诗经》里的花。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我念给她听。她微微皱了皱眉,伸着脖子将耳朵凑近了我。我又给她念了一遍。她笑着,摆了摆手,离开了。旁边,有人在唱摇滚,音响放得很大,金属乐的撞击声不断充斥着我的胸腔,有一些难受。借着城市的灯光,我举起手中的矿泉水瓶子,看一眼那瓶中紫色的小花,它们竟然全都枯萎了。

回家后,我给先生说,大概这花是嫌弃城市人宁愿听摇滚也不愿意听《诗经》,所以,等不及到家它就枯萎了。先生说,大概这花,本就是只应该生长在杨庄的花。

杨庄,位于终南山下,一个至今还保有着可以“采薇”的地方。抬头见山,山在云海之间或隐或现,时深、时浅。风过树林,满目皆绿,哗啦啦地,如流水一般悦耳清澈。而水,却又是无声的,从一片绿色的树林间穿过,净若银盆,点点的光闪烁着,如碎银一般。豁然间开朗,便是一望无际的水面。

水边,紫色的豌豆花,静无声息地开着。此景此情,我也是醉了。



天然牧场 万宝龙 摄

我喜欢夜晚去街上散步。

白天车流穿梭、人潮涌动的城市,此刻终于静了下来,一切事物均在夜色中消释融解,人也可以卸去疲惫,心无挂碍,浑身轻松地自在游走,而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几盏明亮的灯光吸引过去。

城市的霓虹虽是黑夜的主角,但我更喜欢散发炽热光芒的夜市灯火。那里是一排小吃摊点,电动三轮车上架一个方形玻璃罩,里面摆上案板、食材、炊具,罩顶竖一块小牌,上面写着经营项目,再挂一盏白炽灯,一家摊位就成了。这样一家挨一家铺排开去,便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夜市。摊位紧靠路边,与门面店铺隔着一段距离,所以叫做“路边摊”似乎更合适。

经营种类,不外乎炒面、馄饨、米线、麻辣粉、肉夹馍之类,也有煎饼等特色小吃,家常可口又物美价廉,正适合打工族或加班晚归人的需求。我喜欢在这里驻足,有时远远地望着,心里会氤氲出温暖潮湿的气息,有时也会走过去,挑一份心仪的小吃满足一下味蕾。

《诗经》里有一个害了相思病的年轻女子,爱上了一位少年。少年久未归,于是痴情的女子就每天借着上山采药草的机会,去高高的山梁上眺望心爱的少年,一边等待,一边唱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南山有薇,这在《诗经》里随处可见。“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于是,在中国文化史上“薇”便成了一个十分有名的意象,就连伯夷与叔齐两兄弟也躲进了首阳山,每日采薇而食,最终成就了他们千古圣洁的高尚品质。

那么,到底什么是“薇”呢?《毛传》里说得十分简单,就是一种野菜,可以吃。所以,伯夷叔齐兄弟才可以此果腹。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野菜呢?《毛传》惜字如金,没有说。好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给了十分详尽的释义,他说薇生麦田中,原泽亦有之,不是别的,即今日之野豌豆是也。

所以,当朋友指着杨庄那一片片紫色的小花对我说,它们的名字叫作“野豌豆花”时,我惊讶极了。这些花是漫山遍野开的,开得有些不要命,好像见到点风就能落地生花似的,然后便发疯般地生长。一开始,只是路边星星点点,可见淡淡的紫颜色点缀在刚刚抽穗的麦田之间,十分醒目。但很快,

市井烟火

张 筠

其实,这样的夜市小吃在城市的街道星罗棋布,大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小区周边,极受欢迎。那一盏盏炫目炽热的灯光,点亮了暗沉的城市夜空,也温暖了晚归人的心。

不由想起早年间在清冷夜里吃过的一碗热腾腾的小馄饨。那时夜市还未兴起,走在路灯混沌的大街上,偶尔会与一个挑担馄饨摊相遇。一副宽而厚实的扁担挑,这一头是案板、碗筷等,那一头是铁锅和炉灶,没人时可以挑着走,有人了也能随时停下来。煤炉一直不灭,锅里的开水哗哗响着,包馄饨的手飞快,不用等多久,馄饨便可出锅了。碗底捏点葱花、榨菜丝、几片紫菜叶、一撮小虾米,馄饨捞起,滚水一浇,再撒些香菜末,滴几点香油。一碗滚烫热乎、鲜香

味美的馄饨入口,冷寂的寒夜一下变得温暖撩人起来。在生活还不富裕的年代,那一碗夜间的小馄饨,是时常心心念念的美味。

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大街小巷有了品类繁杂的夜市。每至华灯初上,那些泛着诱人光晕的红灯罩次第燃亮,人们呼朋唤友、猜拳行令,觥筹交错间渲染着生活的繁华与富足。有时置身其中,会在不经意间突然想起那个不知何时已消失不见的馄饨挑子,那随意到只有筷头一点馅料的小馄饨,那碗内容还算丰富的滚烫清汤,却有如今的鸡鸭鱼肉、海鲜烧烤所无可比拟的美味;而那份简单的喜悦和满足,似乎只有在清贫的生活中才能体味得到。

近些年,夜市在向店铺发展,路边

□散 文

南山有薇

王一凡

随着车子渐渐驶近杨庄,这些紫颜色便十分地霸道起来。它们成群结队,牵牵绕绕,在麦田里左一处右一处地圈出它们的天地,像绿海之中紫色的小岛,并不给麦田半分商量的余地,便在那一片麦浪中洋洋得意地遍撒了成片成片的紫,肆无忌惮。

初以为,是进了薰衣草园。可薰衣草哪有这些紫色的小花开得蛮实而不讲道理?它们在麦田大张旗鼓地侵占麦苗的地盘,在没有麦田的野地里更是随心所欲,无遮无拦,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所以,放眼望去,山梁之上,在一丛丛的绿草之间,竟然全被这骄横的紫色覆盖了。远望,稀疏处如星辰,于日光下闪烁着点点紫色的光芒,而更多的则像接连成片的云,紫色的云,轻飘飘地落在杨庄的山梁上,漫无边际地飘拂着。

走近了看,这花并没有多少夺人的姿态。它们生长在野豌豆弯弯绕绕的枝蔓上,小小的花不足一公分长短的样子,紫里透着淡淡的粉白色,结成小小的穗儿,在风里颤颤巍巍的,倒显得十二分娇弱的样子。阳光晒过,大都都焉

了,花朵褶皱在一起,无精打采的。

只是它们成千上万地一起聚在这山梁上,就有了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山梁上空无一人,除了风吹得杨树叶哗啦啦作响外,便只有它们,在这里悄悄地漫延生长着。偶尔,于阳光底下猛然见一中年女子,穿着格子衫采药草。她采得十分专注,并不似《诗经》里眺望情郎的女子那样左顾右盼,她一直低着头,阳光将她的脸晒成了黑红的颜色,脸上的汗珠一层一层的。

我问她,这野豌豆花咋就长得这么疯狂呢?她说,现在谁还吃这豌豆么?所以每年花落以后,阳光底下全都落在了地里,就这样一年一年的,长得满山遍野全都是了。

我还是忍不住采了两束刚刚绽开的豌豆花,紫色的,一小串一小串的,插进矿泉水瓶里,花蔓丝丝绕绕的,和其他的山野花交缠在一起,被我一齐带出了山。

回家的路上,正好遇到一个卖鲜花的女子。女子的花篮里,还有几包没有卖完的玫瑰。她问我,要不要鲜花?

都有跌宕起伏的天籁之音

沿着岁月轮回的走向

沿着家乡小路的走向
母亲伫立在那棵冬青树下
一遍遍数着回归的日期
她那种温柔姿势楚楚动人
沿着岁末年初的走向
母亲伫立在低矮的屋檐下
一次次巴望村口的人群
她那颗牵挂的心急不可待
沿着岁月轮回的走向
母亲伫立在童年稚嫩的梦里
一回回讲述从前的故事
她那淳朴的微笑牵梦绕
沿着艰涩而沉重的脚步
母亲在守望日子中日渐苍老
始终走不出村庄的母亲
成为游子心中永远的骄傲

想破窗而入
赢得酿蜜的上佳原料

还是她本来就是
我所读诗行里的一个意象
从我眼皮底下
偷偷溜出窗外
饱餐一顿大好春光后
又急于回到所属诗行的蜂巢
才絮絮叨叨哀求
铁青着脸的窗纱高抬贵手

一枝翠绿

树冠的后脑勺上
扎着的一条长长的马尾辫
叫爱美的春风
前后左右看个没完
还不时发出啧啧称赞
甚至怀疑这一枝翠绿
是鸟鸣的瀑布固化而成

我看她更像那棵大树
某个尚不成熟的想法
经春雨推敲润色一夜后
怯生生发表到
春光的副刊上
却让春阳过目不忘

□散 文

山深春亦浓

程晋仑

深山里春的到来,通常要比山外的稍迟。然而在绵延数十里的八公山里,无论走到哪,你都会怀疑自己的感官与判断,无论如何你也不敢相信诗句里描绘的情况,是不是有错觉。因为在这个秀美的大山里,不仅春来的与山外同步,还有的气势和热烈。每年只要东风起,白昼渐渐变长,不管风来还是雨来,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簇簇桃花、一树树梨花,一丛丛油菜花就会在寂寥的大山深谷里,层次分明地展开,如同大军各自规划好位置,各自占据有利地形,错落有致,井然有序的像阵前大列队般铺开去,等待寻芳觅景的世人去检视巡阅。那些花朵零匝匝的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沐在风中,舒心地笑,热闹地开,默默地落。

这时节如有闲趣和兴致,暂时抛开手中的活计和烦琐的杂事,轻装走进大山,走进绵延数十里的八公山深处山坳里一览无垠的南塘盆地,半山腰的闪冲村落,或是郝圩谷地、李冲山窪间,站在那些虬力粗犷的树杈下,定能够真切切地感受到春天原本竟是如此烂漫!临近清明,大山深处的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低头就能闻到那翠油油地散发着新鲜泥土味的草香和满身缀着金属的油菜花喷出的扑鼻清香,只稍微举头抬手就可触到那滑润如娟娥细腻的花瓣,白色或淡黄的蕊从粉色的花瓣中探出头来,痴迷迷地、喜盈盈地望着你。绿叶却立在花后,张开稚嫩纤细的小手掌拼命鼓动着欢呼着:春来了,你来了!让你觉着它们的每一次鼓动,每一回欢呼,都是为你而来。如此距离的接触,悟到的不单单就是花的美丽,似乎还可以穿透它们的细微心思,让人痴迷沉醉。

轻风荡荡,染尽层林,大山周边、峰谷四处弥漫了春色。放眼望去,重重叠叠交错的花枝,深浅不一的绿色渲染了由近及远的层层叠叠的群山。沿着山脚下清静的小径漫步,可瞥见山坡地依势开垦种植了层层丛丛的香椿树,几个身着红红绿绿花衣裳的村

姑正提着竹篮采摘着新发芽的椿菜叶儿,来回穿梭的袅娜的身影点缀在郁郁葱葱的丛林间,轻盈的敏捷地飘浮在淡淡的云雾缭绕中,为山林的绿意缀上几许奢华的颜色。

东边的山上,桃红正艳,一眼望过去,是直到云天的红。或许就上周,它们还默默地隐在看似干枯的枝下,几天的工夫全都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山脚下路旁畦畦块块的农田里,黄灿灿的油菜花也赶着趟儿,来和山上的桃红竞相彼此应和着。油菜花香馋得蜜蜂和蝴蝶拼着劲飞来,更有只蜜蜂一头栽进花心里,那圆滚滚的身子极是可爱,一双透明的羽翅在花间上下翻飞着。

新修的小柏油路曲曲弯弯延伸进大山,间或岔开些连着田埂的小路是用土砖和碎石屑铺叠的,一直延伸到山的出口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行走,你会在旷幽中,不意识地听到山羊咩咩声晌,几只山羊走在细窄的路上,雪白的羊毛背在身上,远远慢慢移来,就像一团团从天而飘落的云朵在悠闲地游走。在它的身后,农夫挥着小腿紧一步慢一脚地跟着,那种悠闲,像是日子多得没个边儿。

穿过山峰错落间那片桃林边的洼地,当地人俗称的“乐陶套”,是一个幽静闲适的好去处。可以放松了所有的思绪,在其中踱步。石板子路边的山沟沟里,汩汩流淌着从洗云泉冒出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小溪,淙淙欢唱着嬉笑着一路向前,划过一堵大石,从上面轻缓流过,而后形成了一泓颇能令游客痴迷的“石门潭”景观。潭岸边几棵新柳舒展着细长的枝叶,一起临风起舞的还有它们映在潭水中的倒影。潭底的沙石间偶有几尾小鱼游弋,静静地。我试着把手伸进水里,想要掬住其中一只,却隐隐感觉这小小生命对潭水深深地留恋,于心不忍,又将它轻轻放回。

一阵山风拂面而过,几片花瓣飘飞过头顶落去,不觉间,耸身在天地之间,驻足于树下的我,俨然已度过山坳里这个美妙的春天了。